

創作四試

蕭乾



作
四
試

蕭
乾

創作四試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者

蕭

乾

編輯者

水

星

社

發行者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

初版

中華民國卅七年七月

再版

中華民國卅八年四月

基本定價

一元五角五分

前記

水手的名詞是『清甲板』。翻成憑筆桿吃飯朋友的行話，便是整理書桌。人過了三十五，書桌是應該理一理了，尤其我這張，離開了七年，上面堆滿了塵埃，有些物件連做主人的我都辨識不出了。於是，我揮動起一柄鷄毛撢子。什麼海灘拾來的卵石蛤殼，長城上撿的鏽箭頭，七零八碎；有的一看，不容思索便丟到紙字簍裏去了，隨丟還隨自慰着：到底是長大了。但有些攔沒地方攔，丟了不忍丟。今春印的那本遊記選人生探訪便是在這種情緒下湊的。在我檢點過程，我把捨不得丟的分爲三堆：遊記外，有一堆散文即付印，還有些短篇小說。這裏便是最後一堆。

既然在每篇前寫下了自己的感想，這裏就不打算多寫了。飛翔在全書之上，我概括的感覺是慚愧。十四年來才寫了這麼一把寒倉貨。它們有的出自籬下集（一

九三五，商務）有的出自栗子（一九三六，文化生活社）落日（一九三六，良友）和灰燼（一九三八，文化生活社）各書都已絕版多時了。

雖然從一九三八年我沒再摸過這行，關於小說寫作，我是一直沒停止學習。我七年海外的時間，也多放在小說的研究上。甲板清了以後，我自然巴望回到這上面去。我早知道小說不能養我的家小，如今我找到了一個副業。職業上，我賣的儘管是『國際關係』之類，我的野心依然是在小說寫作上。這是十多年前定下的志向。在這方面，最早鼓勵指導我的，是楊今甫師和沈從文、林徽因、巴金、靳以四位。經過一場大時代，什麼都丟了，朋友却都還在，而且都還是朋友；時間、空間、利害都無關，永遠那麼熱，那麼真，那麼貼己。如果有人問我爲什麼活得那麼起勁，寫作那麼有癮，我的祕訣就是友情，正如草木生長的祕訣是陽光一樣。在畏友的督責下，我希望寫出點像樣的東西。

一九四七年，七月二十三日，上海江灣。

目次

前記	i
----	---

甲：象徵篇

前言	二
蠶	七
道旁	二二
俘虜	四九
破車上	六五

乙：傷感篇

前言.....七八

籬下.....八一

落日.....九八

一隻受了傷的獵犬.....一二二

矮簷.....一二二

丙：戰鬥篇

前言.....一五〇

栗子.....一五三

皈依.....一七一

郵票.....一九七

丁：刻畫篇

前言……………二一六

雨夕……………二一九

印子車的命運……………二二八

鄧山東……………二四二

花子與老黃……………二五八

小蔣……………二七九

戊：自省篇

給自己的信……………二九五

憂鬱者的自白……………三三一

甲：
象
徵
篇

前言

我是一個好發牢騷，而且牢騷很多的人。勾引我牢騷的，卻時常像是些不相干的事物。這也許是因為小時對「葬花詞」一類由自然變幻反映到個人興衰的傷感文字太傾心了，也許是由於性格。向來我的背書本領就壞到了家的，但有一次什麼洋心理學家到我們學堂來測驗，我的聯想力曾受過一頓誇獎。登在中學刊物上我的一篇處女作（題目忘記了）是描寫宴會後，席面上未吸完的烟頭與咬了一口的蘋果的對話，慨嘆的是「各盡所能」的不可能，人間無處不是才幹精華的浪費。到現在，我還常由觀察蟲魚而想到內戰，想到強權政治，想到人間的愚蠢。

這種喜歡以小比大，隨時隨地尋覓有生與無生，動植物與人類間相同局勢的性格與傾向，使我一着筆就想有所影射。「蠶」是我登在校刊以外的第一篇小說。自一九三三年秋天它在大公報「文藝附刊」出現後，收過籬下集（商務），但猜出它象徵意義的，到今天還沒有幾位。大部分朋友都把它當浮生六記讀，說是還別致的戀愛故事。這是我一個嚴重的失敗，也即是我從那以後極力抑制這個傾向的原故。

「蠶」是我的一點點宗教哲學。很小的時候我便爲有神無神而煩擾着。因爲不懂科學，幼時又受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濡染，尤其量我祇敢循着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的逃避主義，而結論說，即使有個神，它也必是變幻無常，同時，望了人類遭際徒然愛莫能助的。蠶的生存不在神的恩澤，而在自身的鬭爭。這是用達爾文的「天演論」否定了命運。當蠶鬧起飢荒時，神也祇能頓頓脚而已。他還有他的限度，正如諸星球各有其軌道一樣。

「道旁」（即賴飛路）影射的是人生（Life）。那是我初進報館時，每天公餘散步的倫敦路，是天津市我最留戀的一角。報館是西面朝着法租界機器房，成天烟窗裏冒着烟屑。南面便是又黑又臭的牆子河。對於一個剛由碧綠的海甸走出的人，環境自不能說是適合。所幸那時天津還有幾個好友：堯林、家寶、方序、效曾，他們點綴了那個醜陋噪雜的碼頭。是他們中間誰領我初次去的倫敦路，可不記得了，總之，在那條路上我呼出了我對大城市的咒詛。那時東北完了，錦州、熱河、相繼陷落。大家隱隱覺得遲早有個「大時代」的到來，然而什麼時候到來，是什麼樣子，誰可也沒影子。有的發愁，有的出關去當義勇軍，也有的更發狂地享樂起來。利用「道旁」這人工支架起的故事，我想寫的是在大風雨中，小歡樂是難維持下去的人生，安樂窩的另一端必有個煤礦，逃也無用！

「俘虜」是篇遊戲文章，抒情性多於象徵。提起北平的黃昏，我永遠懷着無限神祕與眷戀，孟蘭節在我記憶中尤其燦爛得難忘。有一次，我同「梅」說，女人躲來躲去，滿嘴說不要，終於還是心甘情願地爲男人所縛去。我當時實在是爲女人抱不平，她卻認爲是侮辱。一九三八年的春天，我曾同一位由湘過黔赴滇，在黔東一個小鎮上過夜。那時還沒有旅館，便借宿在一家農舍。褥子是乾草，被子差不多也僅是乾草。同房還有一對瞎夫婦，半夜吵起嘴來。但最難忘的是街頭一個女孩子，（大約梳了長辮，）以淒清的嗓音喚了多半夜的貓，措詞由文雅而褻穢，聲音由脆而顫而沙啞。一時我想到了荔子。

「破車上」的對象是不難猜的。十年前的中國如一輛破車，今日這輛車，在沙礫滿天的世界，索性拋了錨。我坐過許多次「破車」，一次是由福州經長樂，福清去海口，過山澗時，由車板裂口可以看見千丈下的澗石。但這裏寫的，是在冀南辛集一段經驗。另外我碰到過一次長江輪船擱淺，（見小樹葉中的「嘆息的船」）望着那萬里江山，（心下可怕着乘危打劫的強盜，）我恍如看到了一幅中國的寫照。

人照中國說法已到了中年，但這個好用甲比乙的習慣還未改。但我已讀到了更深刻的象徵小說，像 Virginia Woolf 的 The Waves 和 Franz Kafka 的 The Castle 我

明白在一個短篇裏，是難得把一個象徵的輪廓描清楚的。伊索寓言，天路歷程，拉芳丹以及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自然都是短而顯，但比喻(Parable)與象徵(Symbolism)本質上雖然相近，而創作的心性，程序都未必同。對時事的牢騷我索性把它們放到另外的地方去。在我沒有本事寫出一個難忘的意境，一個永恆的真理前，我索性動手抑制自己的「象徵癮」了。

蠶

梅剛邁進了門限，滑潤的肩頭就給正在踱來踱去的我一把抓住。說這屋裏有幾條生命？這突兀的勁兒，怪不得才下午學的她幾乎把那隻星波的眸子迸了出來。像隻膽怯的幼鼠，梅左右盼顧一下，混着應屬於給傻子的笑聲，由鼻子裏哼出：鬼！還不是兩條；

就不是麼？十條！我挺立在她跟前，差不多拍起胸來，那麼有把握地說。這數目惹得她頭像巷裏賣愛國布販手裏的小牛皮鼓似地搖了起來。又像那小皮鼓連續地不信任地哼。不騙你！扯了她的袍襟，像掛火車似地一直扯到牀帳口。幹麼呀？對，這是女人該驚喊的地方了。別忙，一掀帳子，藍素格的被單上平穩地鋪着一個方匣子。匣子裏，翠碧平鋪的背景上，正蠕動着皎白的一堆，盤踞的姿勢不比趙子昂的八匹馬

壞什麼？呵！蠶梅也忘了這地方的不相宜了，伏下身去就數：一，二，三，四……別動手呵，八條呢，屋裏有幾條生命？

她說，怪不得你不想我了！早晨也不在窗戶口兒那邊吹給我愛聽的哨子了！嘿，女人的嫉妬！可是——這話也不全假。忘掉這位可愛的鄰居是天不許可的，可是像往日那麼瘋狂卻當真已不……今天早晨冒了雨，撐了把女人用的油紙傘，照例下山到萬壽橋頭去買我的十八學士和水仙。穿過仍然咕咕喳喳擠滿了赤腳提着竹籃子的廚子和老媽的魚市，到得橋頭時，那被天氣打破了飯鍋的花販，一見我這風雨無阻的主顧，就極高興得由靠牆跟的小凳上站了起來。花選得特別小心，價錢又格外公道。買妥了一束杏黃色的十八學士，又挑了一束夜來香。當他攆起選好的花，用麻蓮纏束的時候，我發見竹扁擔的那頭裝滿了翠綠的葉子。以爲是野茶呢，就問：那是幹麼的呀？先生，這是桑葉。把纏好的花遞給我後，他就掀開蓋上的葉子，拿出一個小竹簍籬來。上面爬滿了的就正是蠶，這麼多的古怪小生命！我馬上歡喜得恨不

把花拋了。摸一摸袋子，只花了十個銅板，就被允准在幾百頭身世飄零的肥白柔軟小蟲裏選了八頭。一路上高興得忘記了這是雨天。把花挾在脇下，屈屈身子，借過挾傘的那條臂，捧着我這八頭——叫什麼好呢？我是愛兔兒，小貓，松鼠和許多活物的人。這一切我都喚作小乖乖。就暫叫這八個囡囡罷。

回到家來，儼然獲了至寶地跨進了門。房東太太正在堂地洗菜花呢。白頭髮洗黃菜花，多沖澹的一幅畫！顧不得欣賞，也顧不得招呼，就忽忽忙忙地上了樓。攀高一層樓梯，這八個囡囡和我的關係好像就親密了一層。想想看，飄泊在異地這寂寞的日子，憑空一來便添了八個緘默無言的夥伴。真地還是雨天好！

開了房門的鎖，老規矩是用剪刀削齊了買來的花，用清水洗滌瓶子。然後帶着些羞愧，把給過我一天一夜歡慰，明白我多少癡處的花，打發出去。把新的花插在換好了新鮮井泉的瓶子裏。嘴裏還對被拋棄的花咕囔着：別生氣，回一回土，明年此刻再嶄新地來到我這兒。可是今天這關心就沒有了。